在改革的浪潮中 征文

夜色温柔

李佩芝

怕走厂外那坑坑洼洼的小路，便抄近儿从厂里生产区穿过。因只是个家属，理直气壮不得，悄悄折过传达室，偷儿似的快活了。

夜色深沉。厂外那小路太寂寞，太坎坷。不知归谁家负责，反正一年到头泥泞，让人怕走。

厂里是另一个世界。大大小小的道儿都平平直直的，摸黑走，心中也坦然，何况还有机声、人声、灯光、树影……

许是在纱厂生活久了，总对这儿的一切怀有一种柔情。星空下，厂房异样的巍峨，机声却柔曼了似的，冲淡了夜色。

路边一片灯火。我突然发现，那花木簇拥的一座小洋房不见了。那些齐整的冬青，那些四季幻着色彩的花丛，都消逝了，灯火辉映下是一片新的基建工地。

几个人在灯下指指点点。我凑过去，认出同楼的一位工程师，他朝我笑笑，戏谑地道：“可别让她听去，我们刚花了几千元的冤枉，别让她再笑我们。”

一问，才知道，这儿盖厂房，动工前，请示了市文物保护单位，说这地方不属于遗址范围，可挖土动工了，水泥浇铸了，有人通知停工……谈来谈去，厂长陪了许多天，吃了许多顿饭，送了好多条红塔山香烟，最后又给报销了二千多元的车马费，说是为厂方撤销禁令上下来回的文件盖章之必须……

“厂里这么多事，硬着头皮陪着，真急死人了。”说话的是厂长了，夜色里，看起来很年轻，很温和，不是平日里工人们形容的样子。

“他们扯皮，我直打瞌睡”厂长笑起来。

“每天都得十二点后才能睡呀！”工程师说。

“真的，有次开厂长调查会，问星期天你最想干什么，我说想睡觉。可星期天也不能睡哟，几千人的厂，什么事没有，我就从没有自由地过过一个自己的星期天呢！当然，谁叫我当这倒霉的厂长呢！”厂长开朗地笑了，听不出一丝倦意、仿佛他对自己的不自由，也是一种自豪。

我听人们说，他是这厂里第一个承包厂长，干劲很大，一上台就把一大批多余的干部调进车间了，有人赞扬他，有人骂他，也有诅咒说，他不知道这老厂水的深浅，将来会吃苦头的。然而，厂里生产还是大有起色了。我早想找机会和他聊聊，不料在这闲暇的夜色里碰在这儿，便忙把想法告诉他。

“可别。”他摇头又摆手。“我这厂不先进，连中流也算不上，只能算个中下等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，我才上任一年，结果怎样还不知道，不能见报……”

我向他解释，我希望理解他，也希望他被所有的人都理解。理解他的追求，他的决心，理解他的苦恼与快活。一个厂长、一个新上台的承包厂长、他是青面獠牙的么？他是诡诈多谋的么？他还是一个平常的凡人，是个冲入激流的斗士！

“当然，我希望被人理解。”他望望夜空，夜空神秘而玄妙，他又朝我笑笑，笑意是诚恳的，“有些青工骂我是资本家呢！”他们知道什么是资本家啊！”厂长苦笑了，“好象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些多吃多占的坏家伙似的。半夜里，常有调皮工人打电话给我，说怪话，甚至说某车间失火了……我不怪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理解我……工人说，我们上夜班的辛苦你厂长知道么，你倒在家里安稳睡大觉……

我想想，也笑了，下了中班，或上夜班的工人，给厂长挂个电话，以为把厂长从梦乡中拽出，是一种报复的快意。厂长自然要接电话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有责任……只是恶作剧的小伙子不知道，厂长睡得多晚，有多少事情揪心。

星辰在浩缈的天际闪烁，不知在倾诉什么；灯光把树影婆娑的舞姿投进工地，真有几份嘲弄，夜色异样温柔，人心不温柔么？朝归家的路走去，心里还掂着那工地上挺苦恼的承包厂长。不过，我还是为他庆幸、这个六十年代纺织系的大学生，如今有了几千人的大厂，不是有一切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干么！

工人们是不喜欢平庸的厂长的，没有人喜欢。厂长哟，你自己要证明自己。

流动的夜色里，不时飘过一个、两个系着白围裙的轻俏的身影，宛如迷漓的幻觉。走出厂区，雄浑的机声交响乐渐弱了，我仰望星空心中蓦地涌出一股柔情，今晚，不会有人再乱打电话了吧……

鹰歌 王亨

老马

京夫

场子被马蹄踩得象翻耕过的田亩，树叶上，花草上，太湖石上，落满厚厚的黄尘。刚才还在场上腾挪的白马躺倒在自己翻松的场地上，马背上，一位穿柔姿衣的女骑士，提拉马缰，一位农人在后面狠狠鞭仗着，气急败坏地斥骂诅咒。白马灰黄的鬃毛已经半脱，毛色肮脏、暗淡、干燥，肩胛骨突显着，没有了光彩的眼睛里，是一副负疚而乞怜的眼神。有一刹那，那畜生忧伤的眼神正好与我相遇。它在寻求理解和救助。也许那位鞭笞它的主人，从未体贴过它，理解过它，它于是寻求整个人类的理解，在它行将化为尘泥的时候。是啊，应当由它的儿子甚至儿子的儿子来代它，在这景色旖旎的人民公园里，用狂乱的铁蹄翻耕土地，用结实的有力的肩背，驮这类穿柔姿衣的妙龄女郎一展丰彩，来忍受那贪婪的农人的斥骂与鞭笞。它是老态龙钟了，它对得起主人，对得起人类，应当颐养天年，顺乎自然地安然死去，然而它却……

我斗胆去救助它。

“饶了它吧！”我对挥鞭的主人。

“它要奸！”他说。

“也许还是下来的好！”我彬彬有礼地对提缰的柔姿衣者。

“真倒霉！”她以为老马捣她的蛋，神气地瞪着我，“我出了两块！”

“两块也买不到一条命！”我说。

她下来了，与马主讨要那两元钱。

马主却只愿退一半，因为据说马儿已跑完了多一半才失前蹄卧倒的。

我真想劝马主连退还那一半也不，由他代他的马，驮这位柔姿者，再兜半个圈。这于柔姿者也算功业圆满，于他简直还是个大赚头。因为那柔姿者看上去的确无与伦比的美丽动人。他的马要不“耍奸”，老天能把这份机会给他，上那儿近乎这种美人儿。但这种想法也许有点恶毒，在这花好日丽景色宜人的人民公园里说出来，肯定不合时宜，好在马已经解脱了，他们讨价还价，它正可以养点儿力气，也许会奇迹般地站起来。

讨价还价还在持续，马儿还未站起来，看着这一切，我揪心地疼，情致也坏极了。我离开了，但愿那老马……

我突然想，这匹马也许是一匹战马，从战场上退役，成了农人的役畜，它刚刚在田野里下了套，被主人牵来了，公园批出一个场子，互惠互利。或者是一匹在马戏团曾经走红的演员，几经辗转……

不，什么也不是，他原本就是我儿时骑过的竹马复活了，有了灵性，现在受辱的不光是它，还有我那逝去的天真的孩提时代的梦。

满园的花儿在笑，太阳已到中天，阳光多么灿烂，我却象被谁抽了一鞭子离开了。

书法 秉生华

散文征文专版

刊头设计 常君选

本版编辑 叶广芩

角落里

张弘

我去陕北办事。受那几部「西部片」影响，对这片神秘的高原充满浪漫的向往。实际却很失望，既没有听见一句信天游，也没有看见一朵山丹丹，甚至「白羊肚手巾」也未遇到。一位蹲在公路边的老汉倒是扎着一条手巾，那手巾和他背后的黄土完全是一个颜色。

绥德是陕北有名的大县，相当的热闹和开化。但我感到，越是热闹和开化的城镇，它的地方特色就越淡，越没看头。

既然到了绥德，我还是想见识见识绥德的汉子。如果说信天游、山丹丹、白羊肚巾之类象凤毛麟角般难得一见，绥德的男人可满街都是。旅店门口有个摆烟酒摊的小伙子，身材健壮，鼻直口方，穿一件红蓝交错的花格子衬衫，嘴叨胡萝卜般粗细的雪茄，头发还人为地卷起来——这么一个花里胡哨的「假洋鬼子」就是众口传颂的「绥德的汉」……

那天中午忽然下起了大雨，旅馆里有人喊：「下水道堵了！」我忙爬到窗口，见几个女服务员正向一个瘦老头比划，他是这里的头儿——经理。旅店的房屋是狭小的天井院，下水道在院中间，上面扣着个厚重的石头盖子，平时人们将剩茶洗脸水泼在上面。现在，积存的雨水已将盖子淹没了。

旅店的过道里，站着那个摆烟酒摊的小伙子。他是进来躲雨的，他把自己的杂货也搬了进来。经理想了想，过去对他说：「给你两块钱，下去把水道给捅开。」小伙子没听见似的，动也没动。「给你五块，五块钱可以吧？」小伙子两只胳膊搭在胸前，嘴角鄙夷地抽了抽。

这小子！几年前，他恐怕还是个穷光蛋吧，也许象高加林一样可怜巴巴地卖过蒸馍，那时给他五块钱，他会玩命地为你卖力气；现在他发了，成万元户了吧？说不定晚上还去掷过骰子，在赌桌上扔掉大把钞票而满不在乎呢，五块钱，对他来说，不值一提。

老头火了，「滚！把你的烂摊子给我搬出去！」积水已涨上院台，就要漫进屋里。老头计人拿来一根撬杠，他挽起裤脚，露出精细的腿杆，正要下到水里，小伙子却拉住了他：「你要是不说钱字，请我给你帮个忙，我二话不说就干了。你也太小看人了。」小伙子抓过撬杠，一步跨下天井，槽水「哗」地倾泻在他的花格子衬衫上……

离开绥德时，心里已有些许满足，因为，我领教过「绥德的汉」了。

牡丹 翟荣强

怪模怪样地混淆着，定调的歌声和汗酸味的嘻笑，不成体统地拥抱！

我们是一群六十分以下的人「这是真的，大学不收，中专不要，技校排不上号」。但是，我们绝非是不可救药的一群。

八十年代强力地震动。

把我们颠出了发酸的啤酒泡。

工作证用朱红色的庄严，将我们送上旋转的机台。

共和国严格的加工，和不漏掉超差的检验，「有时我们也厚着脸皮去央求检验大叔」，终于使我们在高精度的量具上，找到了自己的精确尺寸。称出了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。

机油香，烈性烟草和跳动的阳光，送我们的角落里。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本报邮政编码：710003 办公室、广告组电话：710619 一编室电话：27708 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